

按常理说，“评奖”都是对某一行业或领域颇有建树、卓有成就者的表彰。然而，世上还流行一些另类的“评奖”，看似搞笑，其实颇有令人玩味、耐人寻思之处。

瑞典一年一度进行“搞笑诺贝尔奖”。“评奖”活动设有奖杯和奖金：奖杯像是小学生手工课的作品，而奖金也似巨额——10万零津巴布韦币（约等于0.2元人民币）。“搞笑诺贝尔奖”活动已有28年的历史，检视历届获奖的奖项：生物奖颁给过人类如何自制假肢以便混入山羊群中过日子的研究；物理奖有当人踩到香蕉皮时，鞋底和香蕉皮之间的摩擦力；心理学奖发现晚睡的人更加自我欣赏；和平奖则研制出将炸药制成钻石的方法；经济学奖得主是从销售和市场营销的角度，对石头的性格进行的研究；文学奖更是令人咋舌，是专论为何所有语言里都有“Huh(啥)”这个词。

尽管“搞笑诺贝尔奖”每每充斥着无厘头，不免让人捧腹，但它
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：卸下了科学冷峻的外表，科学大门向社会敞开，引发普通人对科研的热爱，使得科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

美国有个带有玩笑性质的“达尔文奖”，每年颁发一次。其主

了。警方“赐”他一个“涉嫌谋杀未遂罪”送终。这个奖项告诫世人：不要去干扰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力量。

虽说人们早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，但电影依然是喜闻乐见的艺术载体，受众面甚广。倘要推

举“蛇莓奖”，每年评选出最差影片、最差导演、最差男女主角等，长泽雅美、石原里美、山下智久等知名演员都曾获奖。由我国《青年电影手册》主办的一年一度评选“最令人失望影片/导演/演员”的“金扫帚奖”，迄今已进入了第九个年头。

去年，王宝强因《大闹天竺》而领取了“最令人失望导演”的奖杯——一把金色扫帚。评委会的颁奖词是：“（王宝强）把导演处女作拍成一团浆糊，豪华的客串阵容没有为影片增加光彩，无趣的模仿让电影看上去令人相当尴尬。《大闹天竺》是一个演员跨界当导演后失败的案例。”金扫帚奖开了我国评选“最差”电影和电影人的先河，其意义和价值值得肯定。它剑指“烂片”，为的是清除我国电影界的平庸粗俗之风，还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一方净土！

看了这些另类的“评奖”，人们在解颐之余，当体悟其别有异趣的创意。

旨是表彰那些“因为愚蠢而主动把自己排除出了人类基因库、为人类的进化作出了贡献”的人，获奖的条件是把自己弄死或弄到丧失生育能力。这个奖项广受欢迎，每年很多人参与票选。2018年高票获奖者是这么一件事：19岁的柏林小伙子因与女友争吵，冬天将对方推入河里仍不解恨，自己再跳下去把她摁在水里。殊不知，女友会游泳，很快上岸了，而自己却不谙水性呛得奄奄一息，虽然被赶来的水警拖上岸，但送进医院挣扎了两个月后死

进电影事业，在鼓励和褒奖“最佳”的同时，亟需批评和摒弃“最差”的，惟其如此，才能迎来百花齐放、五彩缤纷的电影界春天。大凡电影界辉煌的国度莫不如此。譬如美国电影人约翰·威尔逊在1981年发起了“金酸莓奖”，选出当年最差电影和电影人，在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前一天举行（顺便一提，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于1991年因《做鬼也风流》拿下了最差男配角奖）；日本由报知新闻社于2004年始

声，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。

黎锦晖早就显露音乐天赋。他无师自通，能演奏各种民族乐器。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，他还专门选修音乐，到了北平后更是眼界大开。无论是戏台上的京昆雅韵，还是天桥民间的曲艺说唱，都是他的最爱。参加北大音乐社团时，黎锦晖得到留洋的音乐博士萧友梅的悉心教诲，受益匪浅。

但对于音乐创作，黎锦晖起初也只是把它当作推广新国语的一种工具而已。直至他来到上海，参与编写全国首次统一的白话文教材时，才尝到了甜头而一发不可收。他用自己熟悉的民歌、小调和戏曲曲牌的元素谱写成歌曲，让12岁的女儿黎明晖为学堂里的小朋友示范演唱。这些歌曲都以反封建教育和启迪儿童潜能为主题，内容积极向上，歌词通俗易懂，音乐语言简练、生动、明快，很容易传唱，因此社会反响强烈。其中《老虎叫门》《找朋友》等儿歌，深刻影响过无数代国人。

开创中国儿童音乐先河的黎锦晖，曾创作过20多部歌舞表演和11部拥有完整故事的儿童歌舞剧。但有着鸿鹄之志的黎锦晖并未固步自封，他倾其所有创办了《明月歌舞社》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影响中国艺坛的明星。

为了满足上海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，黎锦晖开始涉足流行乐坛。这样，既可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，又能用得来的稿酬、版税来填补办学经费的不足。

茫茫戈壁，苍茫大漠，与一带一路、丝绸之路重叠。

兰新线，一个叫清水的偏僻小站，两根铁轨在此拐弯向北，伸向神秘的巴丹吉林。

点点骆驼刺，漫漫航天路。

地上的航天路一直通到发射架。再

竞争，不是全部的人生。竞争，正渗透到了每一寸土地，每一缕空气，这污染了人们的精神，窒息了我们的灵魂。

生存，并不唯靠竞争。共享和相谐，从来都促进了人类和自然的兴盛。把人性归之于竞争和排他的人，是原始和愚昧之人。

人确是动物的一种，也确是抱团取暖的一族。竞争只是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，也仅是一种方法，它不属于人的本身。

每一个毛孔都充满敌意，每一丝鼻息都蕴含竞争气味，这竞争之人也几无人味。远离这样的人，也千万别成为这样的人。

竞争的无限蔓延和无断升级，正让私欲无止境膨胀，利己主义愈益猖獗。道德的缺失，无疑与无序泛滥的竞争有关。竞争，不应主宰整个社会和人生。

竞争应该是社会的其中一条规则。温情和共存是社会的重要而基本的基调。放弃竞争，失去的可能是名利，得到的是宽阔的世界。

赢得对手，竞争获胜是一种美，是英雄之美。能赢对手，却毅然放弃竞争，更是一种美，一种人性之美。这个时代需要英雄辈出，更亟待人性光芒的闪烁。

不是排斥竞争，是要让竞争退居合适位置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竞争过度，未必是在推进人之进化，更多是扼杀人的本身。

很多获得并非竞争而来的，也不是刻意追求的。愈心平，愈人性，愈随意，愈大气，意中和意外的人生快乐，就会愈多集聚。

是的，让竞争走开，不要让它在心灵世界独占。竞争充满心灵之时，也是善良尽弃，仁义丧失之初。

年轻时可以有一些竞争，但不可将此奉为圭臬，甚至不择手段，这在年老后内心必然悔恨。在阅尽人间沧桑之后，更会懂得温情至重，而扰乱心安的，常常就是不服，以及蠢蠢欲动的竞争。

生活是美好的，竞争的领域当然会有雄壮，有精彩，而竞争之外的世界更广阔，更柔美，也更精彩。让竞争作为推进阳光普照，社会有序，人尽其才的一种手段，而让仁心宅厚，人性的光辉成为天空的星月，微光永远。

黎锦晖开始反思，要洗心革面，并谱写了《向前进》等一些抗日救亡歌曲，从此再也不沾靡靡之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黎锦晖长期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。除了为了几部美术影片配乐外，他还创作出版了一本儿童歌曲集。

黎锦晖一生写过几百首流行音乐，但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，创作有很大的局限性。很多歌曲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偏好和出版商的要求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违心的。

当时受到共产党影响的热血青年聂耳，两次化名在“申报”上撰文，抨击痛批黎氏歌舞。聂耳的这番言论，被视为无产阶级音乐家向乐坛腐朽势力宣战的檄文。

但聂耳对黎锦晖的人品、艺德还是肯定的，聂耳在东渡日本前的一夜，突然造访其寓所，两人促膝长谈。聂耳诚恳地希望明月社的事业和他的创作态度要彻底改变，并必须投入挽救国难和协助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去。临行时又拿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初稿与他研讨……

眼见流离失所的同胞和身处水深火热的人民，探小行星。

如果继续挺进，穿越八大行星，则进入了柯伊伯带的矮行星群。

天路无止境，天梦无尽头。人类的抉择一往无前，浩瀚的宇宙星辉璀璨。

勇敢的旅行者一号，漫长之旅四十年。它终于轻轻地挥一挥衣袖，作别太阳系的云彩。

只有亲密接触了银河系，才知道什么叫璀璨之美、光年之遥。

抬望星空，心路连广宇。宇航者不舍昼夜，永远在路上。

绝非只是搞笑的“评奖”

沈 柄



边看边聊

苏丝斯黎之夜

谭 平

还原黎锦晖

李定国



城市呈现给任何一个人的美好都是一样的，拥有和享受美好，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摄影，是一门可以定格美好的艺术。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，不断更新，足以满足我们随时随地捕捉和锁定美好的审美需求。

2019年1月12日，坐地铁前往十六铺去参加活动。从步行街过福州路，就到了外滩，撑一把地铁口买的应急折伞，冒雨前行。

摄 影

美，需要发现

赵松涛

此刻，我离开预定到场时间已经晚了40分钟，无奈，雨中的万国建筑博览群，展现出这

般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宏伟气质。

掏出手机，并没有刻意找角度，只是把实体建筑和水中倒影框在一个画面里。

生活中，这样的极美景象随处可见。只是，美，需要发现。美，需要一种创造美的生活态度。

摄影，是一门可以定格美好的艺术。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，不断更新，足以满足我们随时随地捕捉和锁定美好的审美需求。

2019年1月12日，坐地铁前往十六铺去参加活动。从步行街过福州路，就到了外滩，撑一把地铁口买的应急折伞，冒雨前行。

摄 影

茫茫戈壁，苍茫大漠，与一带一路、丝绸之路重叠。

兰新线，一个叫清水的偏僻小站，两根铁轨在此拐弯向北，伸向神秘的巴丹吉林。

点点骆驼刺，漫漫航天路。

地上的航天路一直通到发射架。再

拐一次弯，垂直向上。没有路，也有路。这

是一条人类的问天之路，寄托无数斑斓的太空梦。

箭啸裂帛，青云天路。近的是亚轨

道、极地轨道。远的是大椭圆、静止轨道。再远，就是深空。可登月球，可奔火星，可

探小行星。如果继续挺进，穿越八大行星，则进入了柯伊伯带的矮行星群。

天路无止境，天梦无尽头。人类的抉择一往无前，浩瀚的宇宙星辉璀璨。

勇敢的旅行者一号，漫长之旅四十年。它终于轻轻地挥一挥衣袖，作别太阳系的云彩。

只有亲密接触了银河系，才知道什么叫璀璨之美、光年之遥。

抬望星空，心路连广宇。宇航者不舍昼夜，永远在路上。

竞争，不是全部的人生

安 谅

明人明言微语录